

● 中国当代语言学丛书 ●

汉语 历史 音韵学

潘悟云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HANYU LISHI YINYUNXUE



中国当代语言学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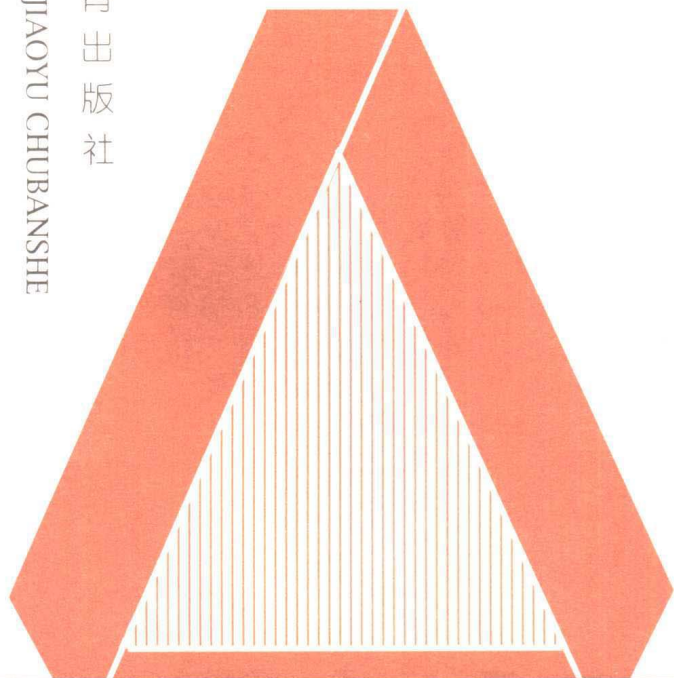
汉语 历史音韵学

HANYU
LISHI YINYUNXUE

潘悟云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H11
P24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历史音韵学/潘悟云著.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 7

(中国当代语言学丛书)

ISBN 7-5320-6820-X

I. 汉... I. 潘... III. 汉语-音韵学-研究
IV. H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0640 号

《中国当代语言学》丛书

汉语历史音韵学

潘悟云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政编码: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2.75 插页 4 字数 313,000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100 本

ISBN 7-5320-6820-X/G · 6976 定价:(软精)22.00 元

出版者前言

《中国当代语言学》丛书是上海教育出版社的重点项目之一。该丛书的组稿、编辑工作始于一九九〇年春，由游汝杰（复旦大学）、张洪明（复旦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和唐发铨（本社）三位先生共同负责策划、组稿。当初拟定的丛书编辑宗旨如下：

“中国语言学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摆脱传统小学的樊篱，进入现代语言学的新阶段。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语言学已经积累了可观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来，许多领域在海内外又有了长足的发展。这套丛书希望总结中国当代语言学各个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反映最新的研究进展，以期收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效果，促进中国语言学的现代化。丛书作者则不限国别地域，不限门户学派，唯求高明独到，力争每一本书都能达到当代该学科的最高水平。”

经过两年多努力，组稿工作进展顺利，丛书编纂计划得到海内外作者的广泛支持。今年六月，组稿者将丛书的编辑宗旨、计划和撰稿人名单告知朱德熙先生，请他为丛书撰写总序。朱先生十分赞赏丛书的编辑宗旨，并且认为作者也都是“一时之选”，欣然答允为序。孰料朱先生因病情日益加剧，天不假年，未及提笔就不幸逝世。痛惜之余，撰此前言，姑以代序。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七月

F066/20

SERIES FOREWORD

We are pleased to present this *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 as the eighth in the series *Contemporary Chinese Linguistics*.

The series *Contemporary Chinese Linguistic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projects of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The planning of the series and the soliciting of contributions began in the spring of 1990 with the joint efforts of Rujie You (Fudan University in Shanghai), Hongming Zha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 Diego) and Fanao Tang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who were brought together to edit the series by such following common grounds.

Not until the twenties or thirties of twentieth century could Chinese Linguistics break down the barriers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logy and enter its modern stage. Since then, and especially in the last ten years, rapid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various different fields of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a considerable wealth of research achievements has been accumulated. The series tries to present these achievements so as to stimulate the further research.

By publishing such researches ,we hope that the series will satisfy the need for intensive and detailed studies of current theoretical issues and provides a new dimension for their resolution. With the same ends in view, the series present books addressing the widest range of theoretical topic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works primarily for use as textbooks. Moreover, the editors wish to thank the readers for their support and welcome suggestions about future directions the series might take.

The Editorial Board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自 序

本书的目的是以汉语音韵学所要解决的问题为纲，向汉语音韵学的研究者介绍这门学科的前沿状况，介绍国内外主要学者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

自高本汉以后，汉语音韵学在研究方法上有了根本的改变，最重要的改变是从乾嘉学派的面向文献，改为面向活的语言。不仅其研究是以复原有声语言为目标，而且其研究方法也是通过活的方言和亲属语言的历史比较来进行构拟工作。这正是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先生以来汉语音韵学能有重大发展的原因。

三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创造了文字，在东亚大陆上首先点燃了文明的火把。绵绵数千年，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民族能够留下如此悠久而从未间断过的文献。我们的祖先把文明传向周边的国家和民族，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汉字文化圈，这些民族的汉字音在很大程度上保存着汉语各个时代的面貌。汉代以后中国与西域、印度有过频繁的交往，汉文明传向西方的同时，也向西方吸取当地人民创造的文化，这种交往给我们留下大量的译音材料。所有这些宝贵的文献记录，再加上丰富的汉语方言和亲属语的比较材料，通过历史比较的方法，不仅是中古汉语的语音系统已经构拟好了，而且对上古汉语语音的研究也已经有很大的进展，我们甚至把探索的范围扩大到汉语的史前状况。站在这个时间高度，可以俯看东亚各种语言的分化，接触和融合。从这个意义讲，汉语音韵学的研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汉语史的范围，它是研究亚洲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

本书提到最多的有三本著作，李方桂先生的《上古音研究》以谐声系统和《诗》韵为研究的出发点，蒲立本先生的《上古汉

语的辅音系统》以上古文献为主要依据，包拟古先生的《原始汉语与汉藏语》致力于汉语与亲属语之间的历史比较。这三本著作可以说是代表了汉语音韵学的三种主要方法。

本书在介绍各家学说的时候，都一一为之评述，使读者在比较中有所取舍。此外，笔者也尽可能把自己三十年来对汉语音韵学的研究心得奉献给读者，希望在批评中得到提高。

与现代科学相比较，历史音韵学还是一门很不成熟的科学，许多语言学家都在为建立新的历史语言学而努力。坚实可靠的事实依据和严密的逻辑推导是汉语音韵学走向精密化的重要标志。这也是本书追求的目标。

本书的内容只包括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近代汉语还没有涉及到。一个原因是本书篇幅限制，不可能再把近代部分放进去。另一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近代汉语最重要的任务应该是研究近代汉语向现代汉语各方言的演变过程，但是笔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计划还刚刚开始。

这本书能够完成，特别要感谢两位先生。第一位是郑张尚芳先生，感谢他在汉语音韵学和方言学方面所作的杰出贡献，也感谢他把我引进汉语音韵学这个领域。第二位是梅祖麟先生。这二十年来，梅祖麟先生一直给我介绍西方学者在汉语音韵学方面的成果，因为他的介绍我才得以认识包拟古先生和蒲立本先生，使我从他们那里得到启发和提高。最后，我要感谢这套丛书的负责人游汝杰、张洪明、唐发铨先生，不只是感谢他们给我这么一个出版的机会，更感谢他们对这本小书的关心和对我的勉励。

潘悟云 于上海

1999年10月初稿

2000年3月20修订

目 录

自序	1
----------	---

中古篇

第一章 《切韵》的性质	1
第二章 中古汉语的三等介音	14
第三章 重组	21
第四章 中古汉语的声母系统	46
第五章 中古汉语的韵母系统	62
第六章 中古汉语的声调系统	91

上古篇

第七章 上古汉语的音节类型	101
第八章 谐声原则	119
第九章 三等介音的上古来源	141
第十章 声调的上古来源	154
第十一章 上古汉语的韵尾	164
第十二章 鱼韵与鱼部	187
第十三章 甲类韵部	205
第十四章 乙类韵部	220
第十五章 丙类韵部	234
第十六章 上古汉语的元音系统	249
第十七章 上古汉语的流音和带流音的辅音序列	267
第十八章 二等和重组三等的上古来源	289
第十九章 上古带*s-的辅音序列	304

第二十章 鼻音的上古来源	316
第二十一章 喉音的上古来源	333
材料说明	351
参考书目	353
内容索引	367
同源词、借词、音译字索引	375

中古篇

第一章 《切韵》的性质

汉语音韵的历史研究应该从何入手？清儒选中了先秦音，高本汉则选中了中古音。高本汉的选择显然是正确的，这种选择也正是高氏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首先，中古音有《切韵》、《经典释文》等文献资料，在这些材料中，中古声、韵、调的类别已经划分得很清楚。但是上古音研究主要依据《诗》韵和谐声材料，在声韵类别的划分上不可能得出精确的结论。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历史上最大的几次移民运动都发生在中古，造成各地方言的文读音与中古音的严密对应关系。日本、越南、朝鲜的汉字读音也大体上在中古传入，其读音也与中古音严密对应。以上这些材料使高氏得以通过历史比较的方法成功地构拟中古音。此外，大量的佛经翻译也都发生在中古，从梵汉对音方面提供了研究中古音的好材料。

中古音距离上古和现代各一千多年，中古音的研究成功，上可推上古音，下可推近代、现代音，这正是高本汉以后汉语音韵学取得如此辉煌成就的重要原因。

中古音研究的最重要依据当然是《切韵》，所以，对《切韵》性质的理解可以说是整个汉语音韵学的理论依据。

高本汉（1954）认为：

《切韵》纂集的公元 600 年左右的语言，这实质上就

是陕西长安方言，在唐朝成为一种共通语（*Koine*）……各地的底层民众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本地区的方言俗语，许多地方的土话里仍可以分辨出中古方言的痕迹。但共通语却极为广泛地传播开来，并且被从最高级官吏到中下阶层的绝大多数人所接受了，从而成为几乎是全部现代方言的母语（福建与毗邻地区的闽方言除外）。《切韵》韵类和各个现代方言韵类之间的严整对应关系确凿地表明，《切韵》描写了一种实际存在过的、单一的语言，而不像许多近来的学者所论述的那样，《切韵》是一种人造的、由各方言中的参差成分所构成的折衷混合的语言。

高本汉的以上观点可以说是他的中古音构拟的出发点，但是这个观点一直受到人们的怀疑。第一，《切韵》代表单一方言吗？第二，《切韵》代表长安方言吗？第三，《切韵》的语言是现代汉语方言的母语吗？第二个问题倒并不太重要，如果不代表长安方言，而代表其他方言，例如洛阳方言，只不过换了一个地方，并不影响到高氏的构拟体系。但是第一、三个问题的回答如果是否定的话，高本汉的全部构拟工作就只能推倒重来。

关于《切韵》一书收有一些方言和古语的成分，各家并没有什么争议，争议之点在于《切韵》能不能代表一个音系。如果依有些综合论者的意见，《切韵》综合了各地方音和古代读音，自然就不能代表一个音系，高氏的工作，包括在高氏构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李方桂等各家的上古音研究，整个基础都要发生动摇。但是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引起音韵学家们的严重关注，就是罗常培虽然参与翻译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他也是认为《切韵》是一个综合体系。他说：“《切韵》分韵是采取所谓‘最小公倍数的分类法’的。就是说，无论哪一种声韵只要是在当时的某一个地方有分别，或是在从前的某一个时代有分别，纵然所能分别的范围很狭，他也因其

或异而分，不因其或同而合。”（罗常培 1931）一直到 60 年代，国内才就《切韵》的性质问题展开过一场大辩论，海外则以普林斯顿学派为代表，对高氏构拟的理论基础提出怀疑。所以，在深入探讨汉语音韵学以前，《切韵》的性质是非要先搞清楚不可的。

对高氏持否定态度的音韵学家，其依据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切韵》的韵类这么多似乎不可信，现代汉语没有一个方言有这么多的韵类，上古的韵部也比它少得多，两头小中间大的历史面貌是一种奇怪的现象。

2. 《切韵序》说得明白：“吕静韵集、夏侯该韵略、阳休之韵略、周思言音韵、李季节音谱、杜台卿韵略等各有乖互，江東取韻與河北復殊。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摭選精切，除削疏緩”，可见《切韵》是根据各地方言和古今音韵拼凑起来的一本韵书。《切韵》音类跟各地方音的对应关系就反映《切韵》的这种性质。

3. 从唐本王仁昫《切韵》韵目下的小注可以看出，一个韵如果在各家的韵书中分合有别，《切韵》总是采取从分不从合的原则。如“脂”韵下注：“吕、夏侯與之、微大雜亂，陽、李、杜別，今依陽、李、杜”。可见当时的具体方言中，并没有这么多的韵类，只不过是陆法言综合各家的分类，依据从分不从合的原则人为加以区分。

到目前为止，关于《切韵》的性质虽然还在争论，但是海内外主要的音韵学家，都是把《切韵》作为单一音系来接受的。有些音韵学家对《切韵》的性质虽然没有作过明确的讨论，但是从他们的音韵学著作中可以看出，他们是把《切韵》看作单一音系的。如李方桂的《上古音研究》，李荣的《切韵音系》和《隋韵谱》，其研究方法必须假定《切韵》为单一音系为前提。有些音韵学家随着他们研究的逐渐成熟，也转而支持单一音系说。如

张世禄在《中国音韵学史》中，说《切韵》是“包罗古今南北的多种语音系统”，但是在晚年所写的《治学严谨的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中举了许多方言的证据说明“中古音二呼八等是有客观根据的”，“有人说，韵图中的‘等’是‘洪、细’的古今南北综合物。此说实不经一驳”。高氏构拟的中古音所以得到如此广泛的接受，就是这个原因。不过各家的认识也并不全同，如陈寅恪（1949）认为《切韵》代表洛阳旧音：“陆法言之写定切韵，其主要取材之韵，乃关东江左名流之著作。其决定原则之群贤，乃关东江左儒学文艺之人士。夫高齐邺都文物人才，实承自太和迁都以后之洛阳，而东晋南朝金陵之衣冠礼乐，亦源自永嘉南渡以前之京邑（即洛阳），是切韵之语音系统，乃特与洛阳及其附近之地域有关，自易推见矣。又南方士族的操之音声，最为接近洛阳之旧音；而切韵一书所运用之原则，又多所取决于南方士族之颜萧。然则自史实言之，切韵所传之标准音，乃东晋南渡以前，洛阳京畿音。”邵荣芬（1961）、王显（1961）认为《切韵》代表洛阳今音，即《切韵》时代的洛阳方言。蒲立本（Pulleyblank 1984）把中古音分为两个阶段，早期中古汉语 EMC（Early Middle Chinese）代表洛阳音，7世纪末叶以后，首都长安的方言成为中国的标准语，称作晚期中古汉语 LMC（Later Middle Chinese）。其实，蒲氏的观点王国维早就有过：“陆韵者，六朝之音也，《韵英》与《考声切韵》者，唐音也；六朝旧音多存于江左，故唐人谓之吴音，而以关中之音为秦音，故由唐人言之，则陆韵者，吴音也，韵英一派，秦音也。厥后陆韵行而韵英一派废。”从唐宋韵图与《切韵》的音韵差别看，把中古汉语分为两个阶段，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这种差别是不是如蒲立本所认为的仅仅反映长安、洛阳的不同方言差别，则是值得讨论的。由于唐代的首都在长安，出现记录长安音的韵书是很自然的，一些文士沙门尊崇长安音也是很好理解的，但是当时是不是就已

经确立长安音为标准音，则很难说，唐李涪《刊误》说：“中华音切，莫过东都”，东都就是洛阳，可见在唐代的许多知识分子心目中，仍旧以洛阳音为标准音。周祖谟的《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则认为《切韵》代表6世纪前后金陵、洛阳一带的书音系统，其说最具有影响，说理也最为完备。周法高早年虽然也同意高氏的长安方音说，但是在晚年则接受周氏之说，认为“切韵大体上代表当时士大夫阶级的读书音”。此外，李新魁的《中原音韵概论》和杨耐思的《中原音韵音系》都对洛阳音在古代汉语中的标准语地位作过卓越的论述。笔者赞成以上诸家之说，同时把他们关于《切韵》为单一音系的理由综合表述如下。

一、洛阳话是中国古代的民族共同语。

在古代的中国，方言分歧很大，出于交际的需要，必然会以某一方言为基础发展出一种共同语，被采用的方言就是洛阳方言，这自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早在夏商时期，洛阳一带就是中华民族的活动中心。周建都镐京，但是洛阳仍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之一，所以周公旦才在洛阳建立东都，以便控制全国。平王东迁，洛阳更是各诸侯国朝聘会盟之所。各诸侯国的语言不一样，出于交际的需要，他们采用洛阳王室语言作为共同语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这种共同语在当时叫“雅言”，《论语·述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子是鲁国人，说的是鲁国话，但是碰到诵读诗书、祭祀、朝觐、外交往来，就要说“雅言”。在汉语语音史上，最值得一提的是东汉时期。东汉一直定都洛阳，当时已经出现了反切，像郑玄、许慎等大儒为经典所作的音注就是根据洛阳太学的标准音。太学生们诵读诗书成了人们羡慕的“洛生咏”。扬雄《方言》用“通语”、“凡言”的名称，说明当时的洛阳话确实起到共同语的作用。南北朝时的北魏也建都在洛阳。南朝首都金陵的下层社会说的是吴语，而上层士大夫阶级从洛阳东渡而来，世代聚族侨居，所以

仍能保持其洛阳话，并且成为南朝的官方语言和文学用语。洛阳话作为一种权威方言，到宋元之际一直未变，这从古代文献的记载中可以看得到。唐李涪《刊误》说：“凡中原音切，莫過東都”，东都就是洛阳。宋陆游《老学庵笔记》说：“中原惟洛陽得天地之中，語音最正。”元周德清对于当时的共同语更有一番详细叙说：“唯我聖朝，興自北方，五十餘年，言語之間，必以中原之音爲正”，“混一日久，四海同音，上自縉紳論治道，及國語翻譯，國學教授言語；下至訟庭理民，莫非中原之音”。那么元代的中原音到底是哪里话呢？元孔齐《至正直记》说：“北方聲音端正，謂之中原雅音，今汴、洛、中山等處是也。”

需要指出，古代以洛阳为中心的方言区包括长安。周法高（1948）解释玄应音系统与《切韵》系统的大致吻合现象时说：“当隋唐定都长安，人士西流，隋及唐初的士族阶级，仍沿用原来的标准音，也是意料中事。所以我们不妨说《切韵》音代表隋唐首都长安士大夫阶级所公认的标准音”。但是更重要的是，长安与洛阳方言的相近有实际的口语基础。据近人通过梵汉、藏汉对音材料研究，长安音显然接近洛阳，而与当时的西北方音距离较远。在历史上，长安与洛阳的关系本来就非常密切。西周建都丰、镐，周公于洛邑营王城，立东都，有大道与镐京相通。公元前770年，东周平王迁都洛邑。此后二千多年的历史，西汉、新、东汉（献帝初）、西晋（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俱定都长安，东汉、曹魏也以长安为陪都；而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孝文帝后）、隋（炀帝）、武周全定都洛阳，而新莽和唐又以此为陪都。两都漕运、驿道相通，居民往来频繁，两处方言的一致性也就是很自然的事（尉迟治平 1985）。

还有一点也必须强调指出，《切韵》所分的声韵调是音类，而不是音值。两地的音值可能不同，但是音类则不一定两样。例

如並母在当时的长安读 mb-，与洛阳的 m-不一样，但是作为声母的分类两地并没有差异。如果仅就音类进行讨论，把长安与洛阳看作一种方言未尝不可。可以断言，与洛阳同音类的方言区一定有相当大的覆盖区域。所以，蒲氏所分的早期中古汉语与晚期中古汉语的差别大体上只是语音历史变化的结果，并不完全是洛阳与长安的方音差别。

二、《切韵》的审音标准是金陵、洛阳的书音系统。

《切韵序》说他们讨论音韵的时候，“萧颜多所决定”，所以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与《切韵序》一样，是了解《切韵》性质的最重要依据。

在讨论《切韵》性质的时候，《切韵序》和《颜氏家训》各有一段话是各家引用得最多的。《切韵序》批评了各种方音，指出各家韵书取韵定声各有乖互，以后提出《切韵》一书的宗旨是“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摺選精切，除削疏緩”。

《颜氏家训》说汉以后，各种韵书蜂出，但是“各有土風，遞相非笑，指馬之喻，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參校方俗，考核古今，爲之折衷，權而量之，獨金陵與洛下耳”。综合音系论者认为这两段话是《切韵》综合南北古今语音的明证。

实际上，这两段话都要与全文结合起来才能正确理解，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与“參校方俗，考核古今”。如果纯粹是综合各地方音和古今读音，当然也就没有是非可言。比如，有人想把北京话和上海话综合成一个音系，自然不会去考虑这两个方言中哪些音是对的，哪些音是错的。如果他在综合的时候确实作这样考虑的话，这说明他的脑子里已经有一个审音的标准，这样才能决定取舍。《切韵序》和《颜氏家训》在讨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的时候，丝毫没有提到如何去综合，倒是对各地方音和古书中的一些注音提出许多批评。《切韵序》批评了“吴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秦隴則去